

# 啟 思 房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寫「啟思房」。一直以來，也不清楚「啟思房」應該寫些甚麼。只記得先帝們（先帝乃已落莊啟思老總的統稱）常常寫一些艱深的比喻故事。自問沒有說故事的才華。於是為了完成這篇「啟思房」，只好走到「LIB記」1B那層看看那些舊啟思。（甚麼？！你不知道「LIB記」有舊啟思嗎？杏雨也在那一層。他們在「LIB記」孤獨地渡過了很多年頭，是時候去探望一下他們了！）可惜在那堆七十年代的啟思中，除了一張寫著「又無聊得來看這些舊啟思嗎，你的師兄上。」的字條外，根本沒有啟思房的蹤影。那究竟「啟思房」應怎樣寫呢？好久已沒試過這種毫無頭緒的情況，就像我剛入醫學院時，甚麼也不知道。還好有一大群師兄師姐把他們的經驗一一傳給我，讓我渡過了迷茫的一年。還記得一年級時候

MED. SOC各式各樣的活動。還記得一年級的時候MED. SOC的活動有很多很多很投入的人參加。亦有很多很多投入的O.C.。就這樣，小弟在讀書及嬉戲中渡過了一年。到了Yr. 2的時候，MED. SOC的活動依舊，但同學們投入的程度大不如前了。往年MEDIC. NITE有一些九六班的大仙們專程來唱了幾首歌，並說希望低年班的同學應多參予MED. SOC活動云云。說老實，當晚出席的低年班同學主要是O. C.。至於那些置身事外者，應該在觀賞深海魚吧！

無疑這一兩年來，醫學院的收生成績提高了。多數新入學的同学也專注於學問上的發展。但大學生活除了智識上的追求外，也應包括：獨立思考，人際關係，溝通技巧……。不要對我說你揀港大是怕Out U(?)，那可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啊！希望新入學的同学們明白我所說的。

## 目 錄

- |   |                    |    |
|---|--------------------|----|
| 1 街坊大夫訪問                                      | 灣景餐廳專訪             | 4  |
| 8 中大傳奇  | 中醫師專訪              | 11 |
| 13 九九通訊                                       | 零壹班通訊              | 14 |
| 14 00班通訊                                      | 終極之戰！              | 15 |
| 17 健康展覽九六一一「曲終人散」                             | MEDIC FELLOWSHIP通訊 | 19 |
| 20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AMSA) | 健委通訊               | 20 |
| 21 反日還是反軍國主義                                  | 九一八月下的燭光晚會         | 22 |
| 23 這次AMSC不太……                                 | 塵埃                 | 26 |
| 29 故人隨筆                                       | 小事一件               | 30 |

# 街坊大夫訪問

棄醫從文，古有魯迅君也。今天香港棄醫從文者相信不多，但縱觀文壇，醫而優並寫的醫生卻是不少，大部份更是報紙的專欄作家。今啟思記者特別訪問了《醫醫筆寫》、《街坊大夫手記》和《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區樂民醫生（筆名），讓同學們更了解醫生作者之生涯。

## 入行經過

區樂民醫生一向很喜愛寫作，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習醫時，已積極參與《啟思》編委工作。畢業後，任職醫官 (MO) 時，考過了 MRCP (內科專業試)，比較空閒，便重拾往日興趣，寫了整整四篇文章，投稿給《明報》，並要求替該報撰寫一個每日專欄，數天之後，收到編輯的回信，滿心歡喜，怎知信中云他們會接受那四篇稿件，刊登於「自由談」（一專為讀者而設的投稿專欄），至於開設個人專欄之事則暫時不能。這一舉「毛遂自薦」雖未得到當時編輯的賞識，但其後卻被另一位編輯鍾偉民先生發掘。事緣鍾編輯偶然在「自由談」看到區醫生之文章，覺得他實為寫作之材，於是便聯絡他，請他與數名醫生為《明報》寫一個專欄。區一口答應，便昂然踏上作家之路。

## 苦與樂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寫作工作開始後，區醫生興幸當初編輯沒有答應讓他獨力承擔專欄，因為要每日都有好的題材是很困難的；而現在一星期便需交三篇稿。當初寫一篇稿需時約一個半小時，但經過數年的寫作生涯，「爬格子」技巧已日趨成熟，現在不用一小時已可完成一篇稿（最快紀錄是 35 分鐘）。

區醫生文章的內容很多元，化除了平日醫務工作的趣聞外，也有不少發人深省的妙語，賺人熱淚的故事和區醫生四處旅行的紀趣，教人目不暇給。

區醫生認為專欄的內容不一定需要系統化的思考，尤以戲劇性的故事為甚，往往只需一個 punch line（或俗稱棺材釘）便能掀起故事高潮，因此組織時間較短。相反地，一些感性的故事因為需要仔細舖排起序高潮，故需要較長的時間撰寫。作為一名醫生作家，初時他還想寫一些有關健康教育的文章，但由於這類題材較難以輕鬆的手法去表達，況且現時亦有很多以保健為題材的專欄，故打消了這個念頭。



區醫生自言詞彙不多，跟資深的作家如蔡瀾比較更相形見拙。但他笑道詞彙少有好，文字淺易清新，讀者更易接受，文章更受歡迎。況且現今讀者最關注的是內容是否生動有趣，文字造詣反成次要。

## 趣事

談及趣事，不得不談讀者來信。區醫生自執筆寫專欄以來收到讀者的來信著實不少，其中一次區醫生在專欄寫道很多讀者都沒有付錢買書，只在書局內「打書釘」，看完完整本書便算，笑道「打書釘」者至少都要給予作者 \$5.9 版稅作為賠償。怎知數星期後，真的收到讀者「打書釘」後寄來十四元的支票，說要補給版稅。然而到今天，區醫生還未兌現那支票呢！

收到讀者來信後，區醫生通常都會回信，認為此乃基本禮貌；但有一次例外：事緣情人節當日，區醫生收到一女讀者的來信，信內情深款款，結果區醫生沒有回信，謂不想讓對方存有幻想。

不講不知，原來區醫生跟著名作家蔡瀾是頗稔熟的，蔡瀾更不時請區醫生吃飯。追溯他們認識過程，跟區醫生自薦一樣，也挺有趣——在區醫生還是醫學生的時候，他 mini 的數個同房都很喜愛蔡瀾的文章。有一天，當大家一同在跟書本糾纏，為考試拼搏之時，感到苦悶非常，好不辛苦；有人忍發奇想，提議寄信給蔡瀾，跟他訴訴苦。怎知蔡瀾竟回信鼓勵他們，一段友誼就這樣展開了。據區醫生說，蔡前輩為人爽朗，不拘小節，重友情，所以他很鼓勵啓思記者們寄信給他，跟他做一個忘年之交。



## 總結

區醫生覺得醫生基本上是一個分析員，缺乏創作的空間。他認為醫生需要多些創作的元素，想在另一方面突破，便應主動爭取。正如區醫生說：「香港沒有甚麼所謂懷才不遇，相對其他地方，已經算是一個十分公平的社會了。」

## 後記

跟區醫生訪問是在一個會所餐廳進行的，數名啓思記者在飽餐後（區醫生請客！）不忘己任，趕緊跟區醫生進行訪問。

區醫生的經歷讓我們意識到醫生的工作並不是想像中的刻板，很多時候樂趣和機會都需要自己去爭取的。

區醫生人如筆名，為人風趣健談，為訪問增添了不少生氣和歡樂，加上區醫生見聞廣博，單是他跟蔡瀾和張小嫻的趣事已為我們所津津樂道。

在此我們衷心感識區醫生在百忙中抽時跟我們做訪問（和請辛勞啓思記者吃飯）！



# 灣景餐廳



對於我們一群醫學生，每天上學放學，埋頭苦讀之餘，「食」當然也是很重要，相信大家也花了不少光景在位於沙宣道的灣景餐廳上，不知道各位同學對這間剛在九月正式開張的餐廳認識多少呢？而大家對近來有同學在這飯堂吃飯後感身體不適又有何意見呢？為此我們編輯部特別派出記者去訪問了灣景餐廳的副經理之一——邱小姐(Gloria)。

據邱小姐透露，承辦新灣景餐廳的集團原來是德國航空公司的膳食部（該集團曾多次承辦大型食堂的經驗，例如香港紅磡體育館和伊利沙伯體育館的膳食部、香港藥廠飯堂、星加坡國際學校飯堂，以及很多其他到會式的膳食服務，不過她說這是第一次做這樣大型的大學飯堂。餐廳的運作及行政架構是由經理和副經理來處理，另外有幾位監督來管理其他員工，廚房內當然有大大小小的廚師，而邱小姐每天都會跟廚房裡的師傅開會檢討當天所產生的問題，其他員工都是全新招聘回來的。有部分員工並沒有做這行業的經驗，

所以在開張初期會有些混亂的情況出現，不過這問題也漸漸得到改善了。

邱小姐表示，他們原來是計劃以自助形式去發售食物，即是先拿食物，後付錢，不過由於接手時未有足夠時間準備，所以有很多東西都是開張後添置的。她說自助形式給顧客的自由度較大，而他們也可提供較多的選擇，雖然她們曾考慮到可能造成混亂，和會有排長龍付錢等情況發生，但是他們認為這個概念也有其可取之處，希望顧客能接受，為此他們也將餐廳的擺設逐漸改變以迎合這需要。邱小姐也透露他們正計劃加設「車仔麵」，以提供顧客多一種選擇。

談到近來有很多對灣景餐廳的不滿和投訴，邱小姐也一一作出回應。

（一）排隊輪候食物的時間太長——

這只是短期的問題，而員工方面也逐漸熟習了，相信很快便能得到改善。

（二）等候炒飯麵類的食物太久，曾有等候四十五分鐘的個案——

邱小姐也承認炒飯麵較需時，至於要顧客等候四十五分鐘只是個別的情況，相信是廚房方面看「漏了單」，而這些情況在繁忙的時間出現，她代表餐廳方面向同學致歉，亦希望大家再遇到這類情況時請告知他們。他們必定盡快處理的。

### (三) 兩料飯的選擇太少——

他們曾觀察過以前兩料飯發售的情況，他們並不能接受將食物只放在兜上，並沒有任何保溫的設備，為了堅持保持衛生和食物質素的原則，所以只推出八款菜給顧客選擇。

### (四) 餐牌上的選擇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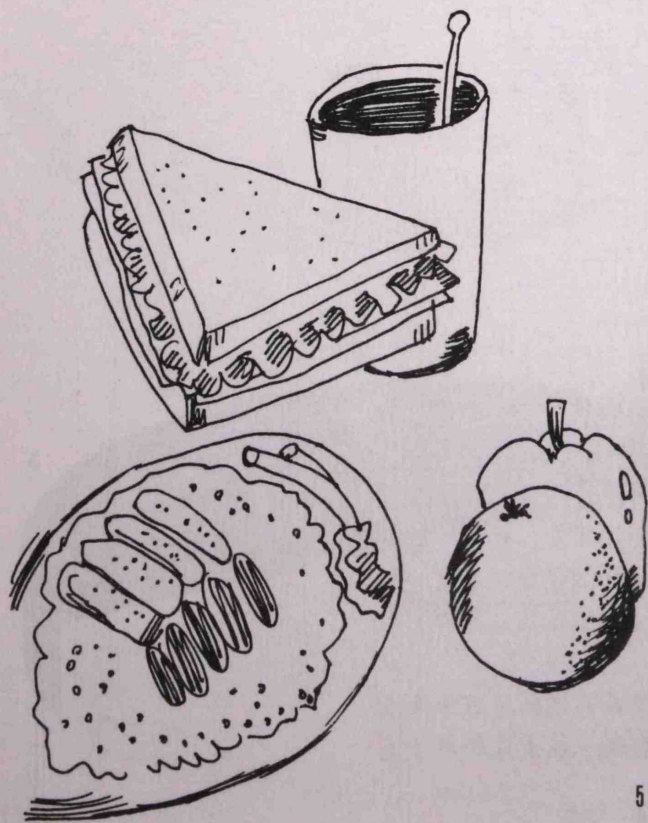
她指出以往的灣景將所有早午晚的餐牌也掛上去，然而他們卻在不同時段換上適當的餐牌，所以才給別人有對餐牌上沒有太多選擇的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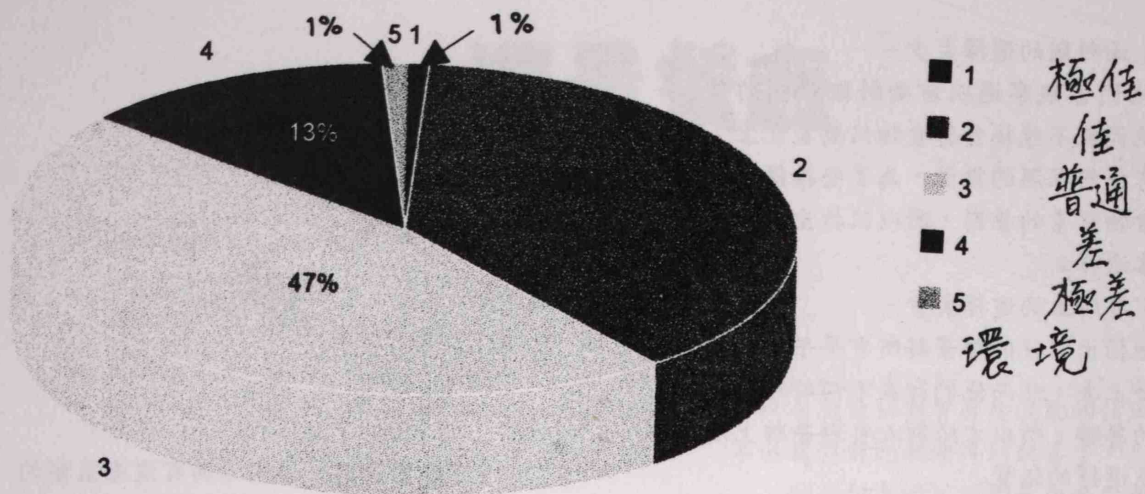
### (五) 有同學懷疑吃過灣景餐廳的食物而導致肚瀉和不適——

他們也很關注這個問題，不過也可能是該名學生飲下不潔的食水，或由於迎新活動繁多而致身體不適，又說他們只收到十八名利希慎堂學生的投訴外，並沒有收到其他舍堂的投訴，加上其餐廳的員工也經常在此進食，卻沒有任何不適。而他們的公司也會派專人來監察衛生情況的。

可能你會問，學生方面有沒有監察的組織呢？是有的，一個名為"Consumer's Group for Sassoon Road Catering Outlets"的小組，由位於沙宣道三間舍堂：偉倫、利希慎、利銘澤，和何善衡夫人堂的代表和學生代表、醫學生會代表、教學職員聯會和非教學職員聯會代表等組成，其工作是監察灣景餐廳和陳蕉琴樓餐廳的日常運作，每月舉行一次例會，有時候更會請來餐廳的負責人列席並回答有關問題。所討論的是環繞著兩間餐廳的膳食問題，例如食品質素、服務態度，衛生環境和投訴等。他們也會定期發出調查問卷，由各成員負責分發給各同學顧客，結果會作為參考及討論之用。問卷的問題會分為數個項目，而每個項目的評分由一分（最差）至五分（最高），把資料整理過後，每項平均的分數也列出來，若果某一項的評分低於二點五分，小組成員便把該項提出討論，最後也會將所有結論交給餐廳有關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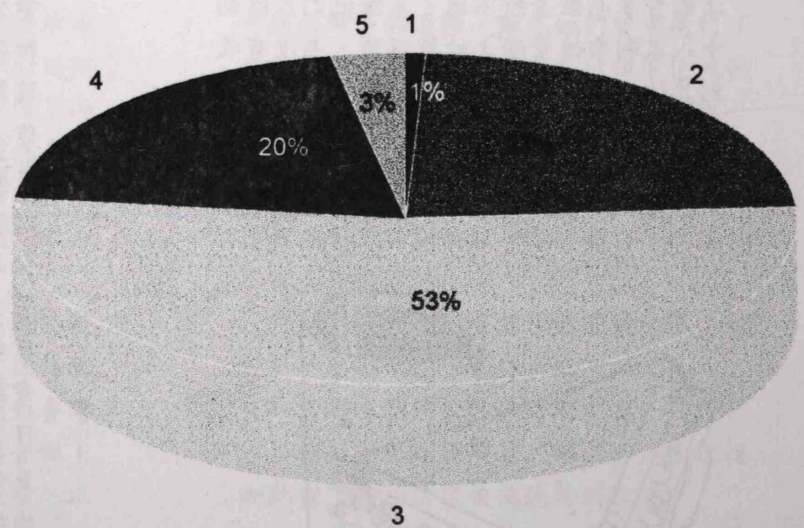
有時走到灣景吃午飯，聽到有人在抱怨這些埋怨那些，對灣景餐廳有諸多不滿，既然有所不滿，為何不坦言說出？相信餐廳有關人士是很高興能聽到你們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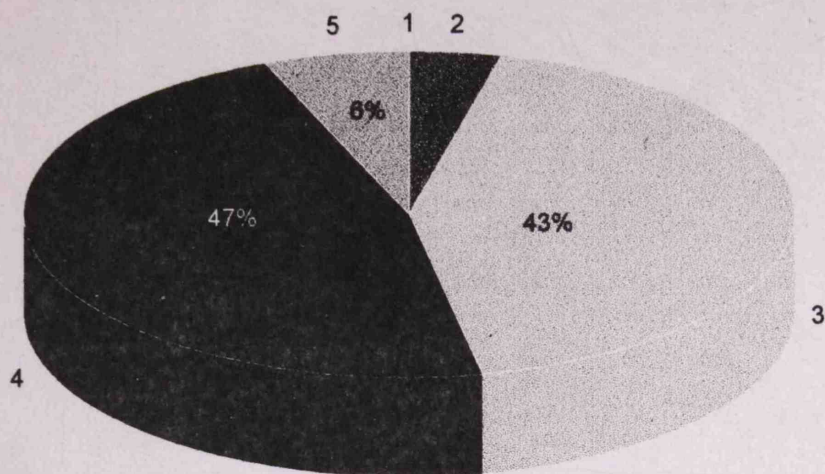
- 1 極好
- 2 好
- 3 普通
- 4 差
- 5 極差

衛生



就著新灣景餐廳的問題，啟思編委會進行了一次簡單的問卷調查。我們共訪問了一百位醫學院的同學。每位同學須回答五條問題，分別是食品質素、效率、服務態度、衛生及環境。被訪者會就著這些項目給予評分，由極好至極差共五等級。以下是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同學最不滿的是效率及食品質素。希望灣景餐廳，在未來的日子真正能作出改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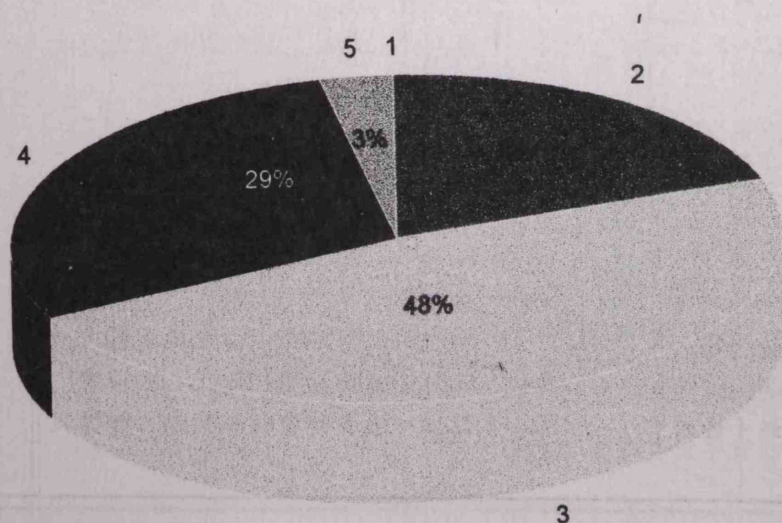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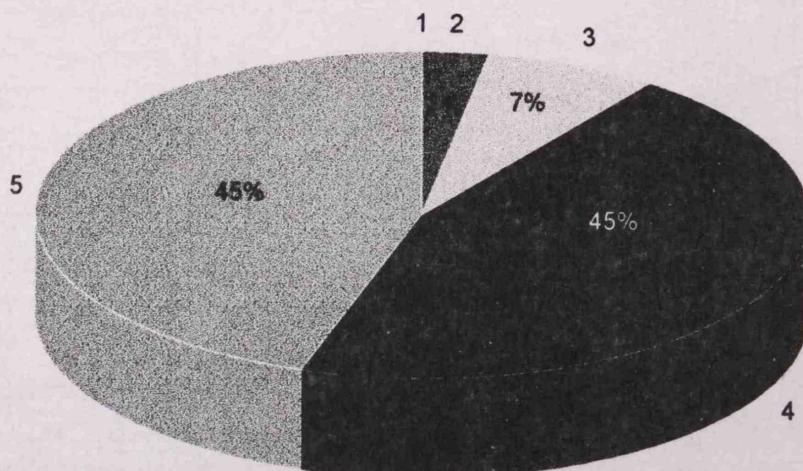


- 1 極好
- 2 好
- 3 普通
- 4 差
- 5 極差

食品質素

- 1 極好
- 2 好
- 3 普通
- 4 差
- 5 極差

效率



- 1 極佳
- 2 佳
- 3 普通
- 4 差
- 5 極差

服務態度



# 中大

# 傳奇

中文大學醫學院，這個名字可能對大家既親切，又陌生。今次啟思帶大家來到中大……（忽然，畫面背後傳來了一個小聲音：喂，又訪問中大？前年不是已經訪問過了嗎？）不，今次會說更多有趣的東西，包你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在誇大了！）

今次，我們找來了兩位我中學時的「老死」來介紹中大，分別是某庚和某申！（編按：此乃化名，皆因其二人不欲人知其名也）唔……先談什麼呢……（辛苦搵來自在食，梗係講食先啦！）又好！食方面有三間CANTEEN，分別是MEDIC CANTEEN(MED.CAN.)，研究生宿舍CANTEEN和FRANKIN CANTEEN，價錢方面非常便宜，平均九至十一元一碟飯，質素則OK啦！（嘩！九至十一蚊！灣景和玻璃陳咁貴，質素又……唉！）喂，某庚，你們通常去哪裡吃飯呀？

某庚：FRANKIN多！靚女多麻！質素又好些！（都唔知係什麼東西的質素！）……當然是飯的質素啦！

某申：MED. CAN 位於屍房（即ANATOMY DISSECTION LAB）樓上，MEDCAN出那些豬扒十足砧板一樣——又硬又乾，也不知是不是用下面那些雪櫃雪的！

MED CAN 的豬扒飯，乃是高級菜式！有一次考完MC，人人都考得不錯，決定慶功，於是便一起去食——豬扒飯！皆因平

時少去也。

說起DISSECTION LAB，中大割屍用的LABGOWN是大會供應的，而且有無限次免費清洗及更換服務呢！（嘩！大會……不，大學供應！仲有免費清洗，咁未好著數！）而且，他們的LABGOWN是和普通的不同，前幅是一塊，再在後面扎緊，就像手術用的一樣。除了這件綠色LAB GOWN外，還有一件普通白色LAB GOWN，也有無限次免費更換清洗的服務！（嘩，好著數呀！）

但是，除了這個DISSECTION LAB外，他們便只有多個MULTI-PURPOSE LAB，所以看MICROSCOPE, PHYSI和BIOCHEM的LAB也要在同地方。LECTURE THEATRE方面，就只有一個，便是澄溪堂，分別有前門和後門……

某庚：說起前門和後門……，記得平時我們上LECTURE是不要點名的，但有一次，我遲到了一點點，只好從後門偷偷進入，怎料，一個黑影飄然而至……

某庚：「做什麼？」

黑影：「點名！」

某庚一手推開黑影，奪門而出，走呀！

（上完堂，梗係去MED LIB讀書啦！）錯！中大的MED LIB在威爾斯，平時會到MAIN LIB或崇基LIB(CC LIB)讀書，但人多位少，很多時會找不到位（就像我

們MED LIB一樣！），幸好中大有不少HALL LIB……

（好悶呀！有冇愛情呀——）某庚和某申依然是寡佬一名，但跟據本人四周所見，MEDIC內之各大地盤已被各大MEDIC男士所霸佔，雖則……中大之男女比例為十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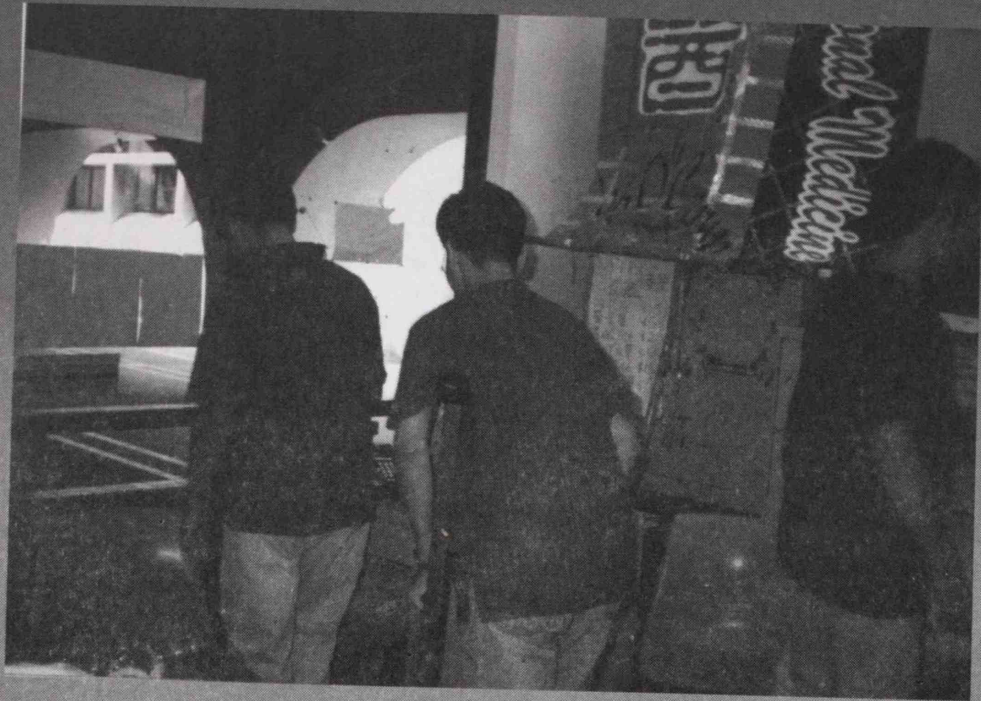
某申：除了拍拖外，我們還有其他生活的……

沒錯，就像上年(YEAR ONE)有兩次考試，一次CHRISTMAS，一次MB。（他們好似有BEHAVIOUR讀，咁未好得閒？）但他們每星期有兩次PE，而且要考試……（但係咁可能會健康一些！）

某申：但是我們要做一個PROJECT，我們要跟一個BB四年，即1-4 YEAR，看看他的DEVELOPMENT，也會派一些心理病人給我們作CASE STUDY。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外貌



筆者與兩位不願出鏡的中大學兄合照

(嘩! 咁又比我們的好玩得多了!)

(他們同大仙的關係又怎樣, 有沒有「大仙」追他們的女同學?)

他們的MED LIB在威爾斯, 在第一、二年級時很少去, 也較少和大仙接觸, 始終距離較遠嘛! YEAR THREE至YEAR FIVE便有REDSI住, 大約有一百四十個床位。但如果YEAR ONE和YEAR TWO。無HALL位, 中大還可以付錢屈足全年蛇, 所以很少人會住MINI, 實在太好啦!

某庚: 我們的TUTORIAL組也不像你們那樣集中, 屍檯和TUTORIAL組也有很多變化……

(係呀係呀, 想起自己身世, 因為姓氏關係, 真係會同和自己姓氏相似的人特

別熟! 嗚……嗚……)

不要再哭了, 說回正經一點的東西吧, 某庚和某申認為中大的優點是RESEARCH好和較高調, 但港大醫學院歷史悠久(下年一百一十周年喇!) 資料齊, 更有一完善之MUSEUM和LIBRARY REFERENCE SYSTEM, 中大卻連ANAT MUSEUM也沒有。但大家在不同環境下, 依然能成為一好醫生的, 看! 太陽出來了!

——完——

(車! 咁就完喇! 都無料到嘅! 回水呀! ……)

嘩! 走呀! (原稿紙撒滿一地……)

# 中醫師專訪

在現時的香港，中醫的受重視程度不及西醫。對於我們這一群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學生來說，中醫好像離我們十分遠。但中醫既為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響。試問我們這班大學生那一個沒有喝過涼茶？至於一些我們偶然會吃的補品如蔘、茸等等都屬中藥類別。

臨近九七，中醫漸漸受到政府重視。最近，政府開始為中醫師登記，更嚴格地監管中醫藥。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設有一個小組專門研究中醫藥，可見中醫並非一套虛無飄渺的理論。

透過以下的一篇訪問，我們可以一窺中醫藥的世界。我們用電話聯絡「香港中醫師公會」，希望他們能作安排。其時剛好何家昌醫師接電話，我們就趁機會問他能否接受我們的訪問，他欣然答應了。訪問就在香港中醫師公會的會舍進行。

何：何家昌中醫師

啟：啟思記者

啟：你現在的職業是什麼？

何：我現在是香港中醫師公會的理事長及會立香港中醫藥研究院院長。我現在也有應診但看病並非我的全職工作，這只是副業，我還有其他工作。

啟：你為什麼選擇加入中醫這一行？

何：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家境又很窮，加上看醫生的所費不少，因此深深感受到窮人的苦況及醫生的重要性。

我父母都很希望我能夠讀醫，而且我有很多世叔伯也是西醫，我因此也很想成為一個醫生。可惜當時我的學業成績未如理想，因此未能進入大學讀醫。我想不能讀西醫，讀中醫也無不可，反正一樣是治病救人。讀了幾年中醫課程後，我到了街坊福利會做義務中醫師。我在七零年開始行醫，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六年了。

啟：你對中醫有什麼看法？你覺得中西醫有沒有抵觸之處？

何：中醫給人的印象是古老及抽象的，但是實際上，它是可以很科學化的。有些中醫學校就會教解剖及病理學等



筆者與何家昌中醫師合照

等。中西醫是可以互補的。一些人看完西醫後覺得病情好像還未「斷尾」，所以會找中醫。其實那些人的病已經被治好了，只不過他們吃完西藥後身體變得很虛弱，我會開些保身的藥給他們，幫助他們把身體調理過來。

西醫對病情嚴重及緊急的病人是很有幫助的，中醫就偏向把病人整個身體的健康狀況提高，把身體調理好。

我認為現在的中醫應該有一些西醫的知識，這樣對診症是很有幫助的。這樣也可以促進中醫師和病人間的溝通。

啟：你行醫時有什麼難忘事？

何：剛剛行醫時覺得開藥是一件難事。由於很多中藥都是調理整個身體功能的，因此很多藥都好像對某個病有效。當時，我很想把所有有關的藥都開給病人服用，但這是不可能的。

初初行醫時，我大部分時間都是替老人看病。替老年人看病是需要很大的耐性的。我覺得那是對我的一個很大的鍛鍊。

另外，有些病人因咳嗽來看病，但他們卻不肯戒口。這的確令人傷透腦筋。因為如果不戒口，咳嗽是很難治好的。

啟：你有沒有子女？

何：有。

啟：你有否鼓勵他們學中醫。

何：我不會勉強他們的。說實在，讀醫是很難的。如果你沒有興趣是沒法支持下去的。我會讓他們自由發展。

啟：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

何：不要只看錢看。這會令人很辛苦。要有理，要敬業樂業。其次就是對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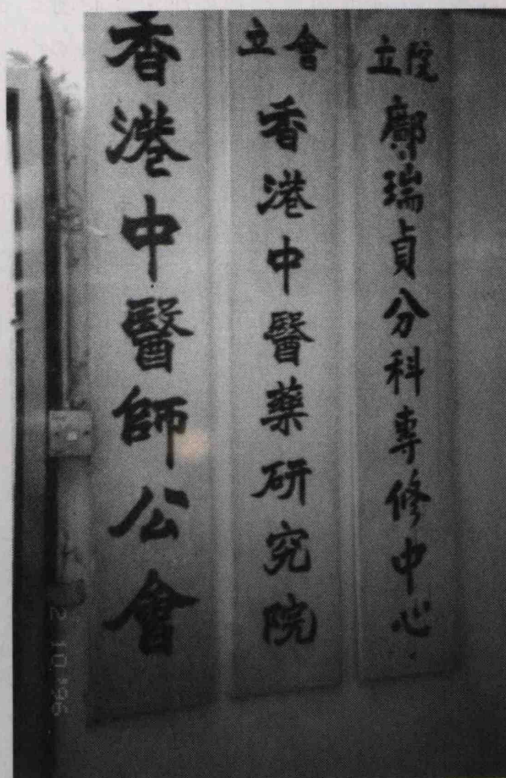
要有耐性尤其是對年老的病人。他們大都很「長氣」。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要給他們機會說出他們的病情，否則很難獲得他們的信任。我們還要清楚病人的生活習慣，這樣不單對於診症有幫助，還會使病人相信自己。

後感

中藥存在於中國已經有數千年了。我們的祖先就是靠此治病的。我們不能抹殺中藥的功勞。

後來西方醫學在歐洲興起，它較中醫有系統，人們容易對它作深入的研究。因此，它們到西方及中國人的信任。

但是不要忘記，有很多病西醫是不能治好的。為什麼我們不嘗試中醫？只要我們更有系統地，更科學地對中藥作更深入的研究，說不定它會是一門很精彩的學問。



# 九九通訊

1st MB之後，休息不足半年（基本上根本沒有甚麼休息，因為還要清理積聚多的Patho, Microbio, Pharm...）。我們就從臨床前期正正式式的進入臨床期了。第一個挑戰就是Introductory clerk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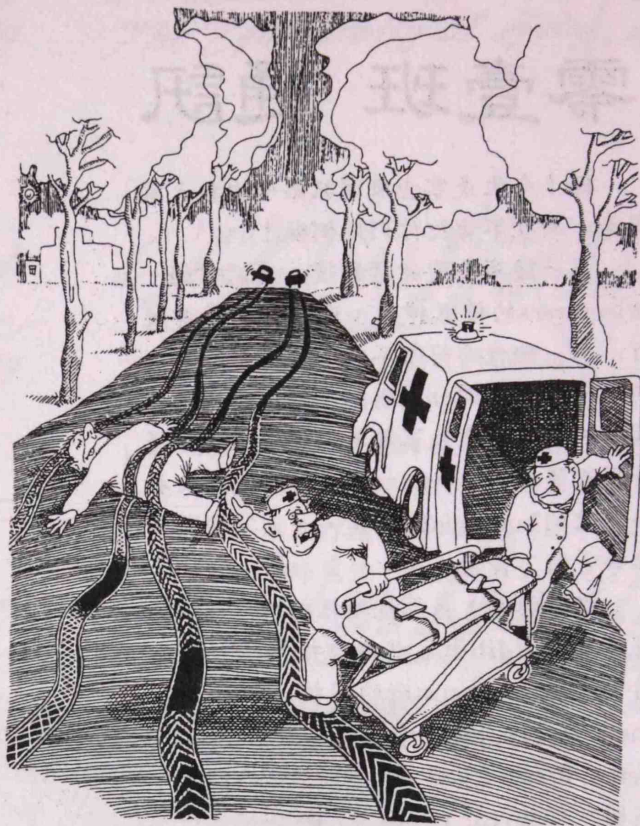
初初上Ward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開心的是可以「合法地打呔，Formal dress，著lab. coat扮醫生，可以在QM大家樂用職員價錢食「糯米雞」當早餐，雖然加鮮奶的話就貴了點（QM的糯米雞真的很好吃，有空不仿試試——開始覺得自己好像蔡瀾在寫食譜）。當下課後在QM遊蕩時，不時會有一些婆婆公公將自己喊停：「醫生，請問應該去那裡取藥？」如果你不太熟悉QM的地方而不能幫助他們，他們就會用自覺非常細聲但卻偏偏能準確振動你鼓膜的聲音說：「哎吔！醫生都不知道！」無言……或者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心，自己之後發覺自己對QM的「內部結構」越來越熟悉，漸漸能夠指導公公婆婆們去他們要去的地方，歸根究底的原因可能是要令自己更加「無愧於心」地接受一聲聲「醫生」吧！

Introductory clerkship的Bedside本應該是很輕鬆的，Dr.要求又不高，但是有時都會變得緊張，尤其是做Examination的時候，就更加手忙腳亂了：

「張同學，你檢查這個病人的腹部吧。」

本來以為已經熟讀各種Examination Tecnique，正要「大顯身手」，誰知真正做的時候卻是另一回事。

「檢查肝臟時，手應該怎樣放？」



「你的手放在病人身後做甚麼？」

「你站在病人的左邊還是右邊？」

「你做Abdominal Examination時不是應該坐下嗎？」

Dr.的問題一個接一個，自己的汗就一滴一滴的下，明明有「空調」的病房好像變了焗爐，最慘的是有些Dr.問「問題」時嘴還掛著微笑（？），唉！更加不知應該用何種心情去對待，你是笑我還是想輕鬆點？還有其他的尷尬事，例如第一次做Rectal Examination，第一次替異性病人檢查，都令人不知所措，心跳加速。不過上天保佑，都一一「捱」過了。

Junior clerkship已經開始，雖然知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轉clerkship時總有不能控制的「自豪」感，今晚又要將件衫熨直一些了，不知明天打那一條呔好呢？  
.....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99班立場……哈！）

# 零壹班 通訊

Hi! 今次是零壹班通訊第一次和大家見面，希望不會把你們悶倒啦!

在一連串的迎新活動後，我們嚐到一些lecturers的催眠神功，連在中學時身經百「悶」的我亦招架不住，輕則搵姜太公釣魚，重則搵周公下棋。下課後與同學閒談間，發現原來大家都是似睡非睡，似懂非懂般便上完lecture，然後再經過用來打擊自信的Tutorials後，唉……大家便開始搏命「刨」書了。

以前聽過，甚至見過銀行擠提，如今想不到med-lib原來也都會被擠提，轉瞬間，reserve-counter的書被一掃而空，Snell, Moore, Stryer, Lehninger, Guyton, Netter, Rohen等year one所需的書全部一本不留，一些year two的師兄師姐想借一本

Snell看一看都沒有，真是不知所謂!

另外，我發現那一班在O'camp結識的好友對我的幫助最大：「霸位」!

在這裡上lecture要霸位，在開學初的幾天，七點四十五分回來亦要坐「山頂」，後來改為八時正才開門，我仍然難免要「居高臨下」，幸好有一班O'camp組的朋友關照小弟，才有幸「落山」。去med-lib溫書亦要霸位，要不然，借了書亦無處容身。每逢lunch time，灣景亦會人山人海，如果沒有一些好友讓座，真是「無啖好食」了。

開學不久，大家或多或少都發覺自己的進度永遠趕不上，人人「手不釋卷」、「挑燈夜讀」，或許一些師兄師姐們會笑說：「這才是你五年Medic生涯的第一步罷了！」



「好開心呀!好開心呀!聽日唔使返學呀!」八年了，足足有八個年頭沒有嘗試過星期六上課的滋味。九日二十八日(星期六)由於中秋佳節的關係不用上堂，各位00班的同學真的歡喜若狂、感激流涕。即使大家只有一個星期週末上課的經驗，欲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週末的可貴，唉——「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

話說兩星期前開學的第一天起，各大lecturer便「全情投入」、「全速前進」地教書。並引用其最新發明——problem based learning，說穿了就是lecture不教，自己去找書，自己讀，目的乃刺激同學們的critical thinking。在這一連串的刺激下，大家都惟有告別暑假無憂無慮的日子，重投書海，潛水去，此舉令人在開學

數天後已覺得好像上了幾個月的堂，所謂「醫學院一天，人間一年」。

幸好，精英雲集的00班中有一批目光遠大，未雨綢繆的同學早就將year 2的課程準備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至於那些百務纏身，暑假中不斷地來回學校，但從來都沒有讀過書的各大活動OC，及一些假期中連手指尾都沒有碰過書角，現在又臨渴都不掘井的同學，面對著十二條cranial nerve真是「剪不斷，理還亂」。但大家並沒有因此而氣餒，君不見大仙們面對著比我們繁重千萬倍的課程，比我們更少的假期，仍然積極進取，永不言敗。各位00班同學加油呀!

# 00班 通訊

# 終極之戰！

與九七班之戰過後，幾乎相隔四個月，決賽才正式開始。雖然戰勝了九七班，是役卻顯露了許多FC-2000的不足之處，前鋒射門乏術，中場未夠堅固，後防有待改善。看來，FC-2000仍需多點學習，多點實戰和增加彼此的默契以求盡善盡美。

正因如此，於比賽前的暑假裡，FC-2000各隊員便到不同的地方進行不同的「練習」和「體驗」。其中本人和「艾文」遠征歐洲，體會歐陸式的足球（但多



OOFC隊員合照

數時間用在遊覽處），「韋仔FOWLER」符和隊友「青」前赴中東，地中海等地學習中東足球；「艾芬」和「子勤」遠赴美國，「堅尼」北上北京，看來他們都有所得益。至於「皮雅」更藉外展訓練，流浪荒島訓練以提升自己的體能（以及學習「雷獸射球」？）。還有「路易斯」不惜遠征英國特訓以爭取正選資格，實在令人鼓舞（可惜由於與高層「不和」，最終不能得正選）。至於其他隊員，相信他們都有一個充實的暑假。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正，決賽假沙灣草場舉行。重組後的FC-2000和九八班對戰，情況如何呢？

不幸地，在對方初段的猛烈攻勢下，僅僅在上半場的十八分鐘，比數已是3：0，我方落後。場邊的我只能坐在一邊焦急，尤如熱窩上的螞蟻。唯有嚷著叫他們「定打」以及打點稍後的陣容安排和戰術調動。上半場尾聲，右翼猛將「賓尼」盤過一九八班球員便飛快地直入對方禁區成單刀之勢，用右腳「拉弓」抽入網窩，追

回一球。三十分鐘，對方左路入攝，在不遠「K」角位處送出弧形轉球。前方前鋒蜂擁而至接應。臨危之際，後衛「符儒」盡地一鋪，施展獅子搖頭式殺球，可是搖錯方向，直飛空門，幸好只沿著住橫眉滾過，抹了一把汗！

臨完上半場，我方展開最後反攻。「艾芬」於中場處盤球「發爛」，妙傳左翼「路拔」，奈何起腳施射，卻告射失，浪費了一次黃金機會。上半場結束，記錄暫為3：1，我方落後。



下半場開球不到五分鐘，九八班乘著我方陣腳未穩，再下一城比數又再拉遠，為4：1。這時心中深深感到對方的氣勢，不論從客觀或主觀的角度看，九八班確是比我們技高一籌。他們的平均質素高，特別是他們的守門員，無非他是傳聞中的……

眼見大勢已去，這時便以久等了的「皮雅」和「堅尼」入替「京士利」和「阿華」兩前鋒，本人入替「符儒」做回自己的「清道夫」位置。這樣的調動似乎有些氣息：下半場十五分鐘，「堅尼」搶得皮球勁射省中球員改變方向入網，追成4：2。正當我們再次燃起希望之火之際，對方的再下兩城就像一盤冷水潑來把它撲滅，湊成6：2。特別是最後那球，本人已飛劇攔捷，但他仍能起腳，皮球直飛龍門的左上角，實在記憶猶新。守門員「阿基」只好無奈地從網窩處第六次拾起皮球，而本人卻躺在草皮上接受戰敗的事實。

完場前五分鐘，雖然我方戰意大減，而「堅尼」欲虎虎生威，為我隊挑射「笠」過龍門入網，以6：3這大比數完場屈居亞軍，總算有所交代！

新的學年開始了，聽聞01班的FC已在籌備當中，內心實在感到可喜可賀，希望你們都能踢出自己的理想吧！

期待下一期的題目——新的開始，新的挑戰！——我們再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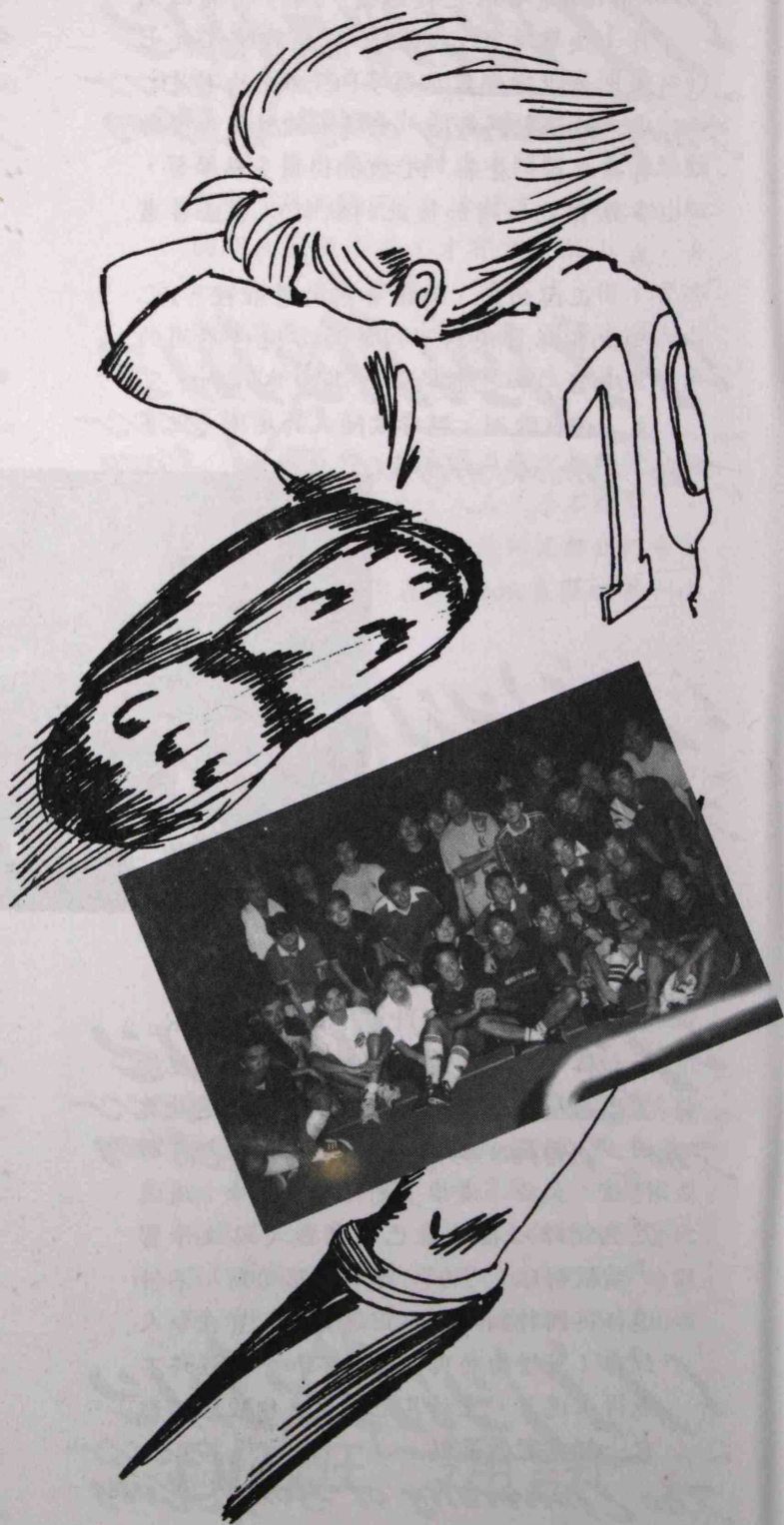
當日陣容：

守門員：廖長基

符衛：高立忻、鄒衍、符儒明、鄭漢麒、李至南

中場：霍家龍、韋文華、張國威、陳知絃、孫保彥

前鋒：陳厚毅、梁偉遜、廖建華、陳沛然、周祉安



# 健康展覽九六

## ——「曲終人散」

自一月中健康展覽九六籌委成立，經過近八個月的努力，健康展覽九六一「從心開始——循環系統的透視」終於於九月六至八日假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順利舉行。

### 招募篇

健展九六的籌委由零零班的四十七位同學組成。除了一如過往的七個「常設部門」：行政組、學術組、美術組、印刷組、宣傳組、總務組及財政組外，我們更加入了一「特種部隊」——特刊部，此部門專責出版一本有關健展歷史的刊物，同時亦充當了七個部門的後援。

### 備戰篇

一月底，學術組正式開始他們的工作，為選取今年的主題而四出奔走，包括參考過往健展的題材及「欄途截劫」「大仙」擺料，最後經所有籌委開會決議以循環系統作為今年的主題，希望藉此向大眾市民推廣健康的訊息。

主題定立後，行政組、學術組、美術組、財務組便全力出擊，為九月舉行的健展而進發。行政組聯合學術組邀請多位醫生作為顧問；財政組則四出尋訪贊助商，為籌務健展的十二萬經費而努力；美術組亦開始設計健展LOGO的圖案。

### 開戰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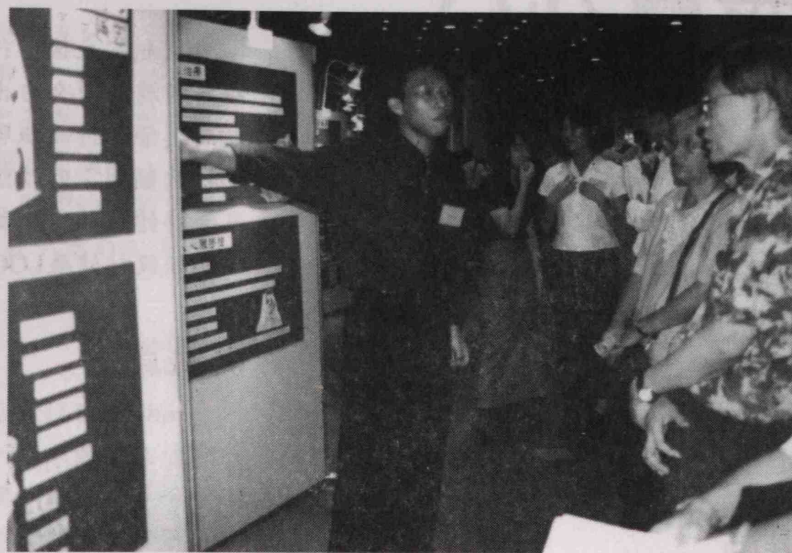
2nd TERM BREAK開始，其他部門亦相繼加入作戰大軍。美術組與印刷組聯袂印製今年的海報，宣傳組積極聯絡及安排所有可作宣傳的途徑，實行做到「無孔不入」。學術組的籌委更常以FORMAL DRESSING示人，為的是探訪各顧問醫生，徵詢他們的寶貴意見，再配合上多位「大仙」的「傳授」，我們才能寫成健展資料冊的初稿。

雖然吃過「勁過飯」後，一眾籌委都已埋頭苦讀，準備3rd TERM TEST，但健展的工作卻未有停下來，資料冊的稿件都交由顧問醫生及「大仙」修改。

### 激戰篇

TERM TEST過後，我們又再進入作戰狀態。學術組和美術組整理資料冊的稿件與插圖的同學時，宣傳部的籌委正忙於到全港中學派海報作宣傳，總務部的工作





也非常忙碌：處理場地安排、飲品贊助等等雖鎖碎卻又不容忽視的問題。

踏進八月，健展籌委傾巢而出，可說是籌備工作的最高峰期。八月上旬，我們於偉倫堂製成了十五幅橫額，緊接的一星期裡，我們在學術組的帶領下，完成了一百二十塊展板的製作。宣傳組、印刷組和總務組除了要參與以上兩項重點製作外，更須兼顧部門內的工作。宣傳組忙於九廣鐵路、商場、報紙等的宣傳工作，印刷組肩負排版、校對資料冊的重任；而總務組則要仔細安排展覽場內的佈置和物資。

## 完結篇（收成篇）

九月六日清早，所有物資便從沙宣道送往科學館。經過大家一番努力，總算趕及正午的開幕典禮，今年健展的主席顧問劉柱柏醫生、協辦機構瑪麗醫院的黃譚智媛醫生，醫管局代表賴福明醫生，醫學院院長周肇平教授亦親臨會場作開幕禮的嘉賓。展覽於下午二時正式開放給廣大市民參觀。

由於展覽內容豐富，所以吸引了不少市民入場參觀。可能是因為主題能迎合市民的需要，加上示範員的詳細講解，市民都非常感興趣。一如往年，健康檢查很受歡迎，每次派籌的時間都引來大批市民排隊等候。講座的反應最為熱烈，不但座無虛設，不少市民更要站在一旁聽演講。都連過往反應較冷淡的錄影帶播放也受到市民的好評。這一切都令我們感到非常鼓舞。

健康展覽九六得以順利完成，除了我們一班籌委的努力外，實要多謝各位到場充當SENIOR DEMONSTRATORS的「大仙」及零一班的同學幫忙，最後更要特別鳴謝幾位由籌備到展覽期間都全力協助我們的九七班「大仙」。希望來年的健康展覽能繼往開來，秉承健展的宗旨，提高市民對健康生活的認識和預防疾病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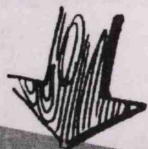
雖然健展已經「曲終人散」，但當然我們的「主帥」不可忘記慰勞我們一班曾經為健展「出生入死」的「戰士」啦。「老細，記住請食慶工宴呀！」

# MEDIC FELLOWSHIP

## 通訊

光陰以箭，日月如梭，時光飛逝……（大家如能提供其他的同義詞，本人保證重重有賞！）新學年繁重的「追書」生活恐怕已開始折磨各位的弱小心靈，你們可有偷偷的，甚至明目張膽的回味著暑期中悠閑寫意的美好日子呢？

小的現正回味著剛過去的團契迎新夏令營——「翻過浪潮」。在九月十一日早上，我們一群「翻過浪潮」營籌委，在團長的英明領導下，作好入營前的最後準備，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同心合意地在主耶穌面祈禱——把我們的憂慮都完全的交托給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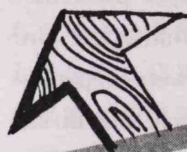


中午過後，「新鮮」營友與「無咁新鮮」營友陸陸續續地到達集合處，接著大家便浩浩蕩蕩的向營地——環境清幽、風景怡人的薄扶林傷健中心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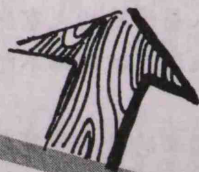
「翻」營的節目算不得複雜，但絕對是平凡之中的不平凡！為甚麼？因為整個營會中，我們都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帶領，加上弟兄姊妹們都願意真誠的分享自己內心感受，討論著如何翻過信仰與學習生活的浪潮，真是太好了！

因此，我們便又浩浩蕩蕩的，一起去翻過飢餓的浪潮。



接著，我們都擁有一段獨處、安靜自己的時間。是的，當開心過後、傷心過後、緊張過後或激動過後，我們都需要在主耶穌裡安靜、歇息、思想……「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

真的要出營了！大家都歡歡喜喜的拍照留念，忽然，一把熟悉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人活著雖然不單靠食物，但我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快點組團去吃午飯吧！」



到了離營的早上，我們一同以歌聲讚美神，箇中的美妙感覺確是筆墨難以形容！你可能會想：你們的歌聲是否難聽至此未能下判斷；可是，我可以肯定的說，我們都是出自真心，並同心合意地歌唱，相信祂必然會欣賞的！

#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AMSA)

The 17th Asian Medical Students' Conference (AMSA) was successfully held from 4th to 12th August in Indonesia. 16 Students from Year 1-3 of both CU and HKU went and all of them enjoyed very much. Paper presentations on the topic "Challenge in Professionalism in Year 2010" were prepared, although they have spent much time on it, they found that meaningful. Besides, they did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all the other delegat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presented in the Cultural Nights.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HK delegates did a simple show but the feedback is quite good. Through AMSC, the delegates of Hong Kong really developed

friendship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other delegates of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The new committee has been formed on 26th September and three freshman have joined. This year, nearly 100 students become the member of AMSA. After the tea gathering party and the orientation program, most of the freshmen have already learnt something about AMSA and its activities. We will issue a Newsletter and it will cover the activities of the past Summer AMSA and the coming event.

## 健委通訊

新的學年終於開始了，又有一班新力軍加入醫學院的大家庭。從他們在O'camp中的表現，我們都不愁今年健委沒有接班人。

開學的第一個星期，打頭陣的是健委 Tea-gathering，顧名思義當日當然有得食有得飲，但除此之外我們亦分開四個小組，介紹健委出Service時會做的事，量血壓，搭架和人體模型介紹，還有一個是 Registration的Counter。01<sup>+</sup>班的同學果然沒有令我們失望，十分捧場，擠得Pauline Chan的Student Lounge水洩不通。最高興的是大仙們在百忙中抽空向各新鮮人指點

迷津。

隨後的兩天我們有大仙為講解有關Service的理論，又給01<sup>+</sup>班的同學有實習的機會，免得出Service時雞手鴨腳。

星期六日是今學年第一次的Service，各01<sup>+</sup>班的同學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出他們的第一步。他們既驚且喜，驚的是怕自己做得不好，喜的是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不過對新手來說他們算做得不錯，畢竟經驗是要累積下來的。

在未來的日子裡，健委將會搞更多的活動，但成功與否就要看你們了。

# 反日還是反軍國主義？

林沛堅('00)

在全球華人一片保釣聲浪之中，大大小小的示威鏡頭每日充溢著新聞片段，長長短短有關保釣的各種報道、評論更填滿了報章頭版的空間。正當「保衛釣魚台！」、「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等口號高唱入雲之際，在中國人又再一次意識到全球華人團結的力量時，大家有否想過這場保釣運動的方向？

得悉近日有團體到日資百貨公司呼籲「罷買日貨」，繼而與公司的職員發生衝突，更有團體到日本人學校示威，並在學校門前塗上一支破爛的日本軍旗以收「教育日本人下一代軍國主義禍害」之效；在傳媒及部分政黨的鼓動下，保釣行動原先愛國的性質已逐漸轉化為帶有強烈反日甚至仇日的傾向。本人對此一種運動的激烈轉向及以上行徑，均不敢苟同。

試問那些日本學校內的兒童有何過失？他們曾到釣魚台興建過燈塔嗎？他們在釣魚台懸掛過國旗嗎？甚至他們知道釣魚台在那裡嗎？一班示威人士到日本領事館去得厭了，就索性到日本學校對著一群不懂性的日本兒童去宣洩其「中華兒女的憤慨」，然後更厚顏地聲言要「教育日本下一代軍國主義的禍害」！我想教是教了。可是不是教日本人反省，而是教人埋下陰影，教人種下仇恨！

事實上保釣行動不是針對所有日本人，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國內右翼團體、軍國主義復辟者等才是侵犯我國釣魚台主權的元兇。這一點應該是人所共識的。觀乎日本社會對釣島主權的反應，大家便不難

發現，實際上大部分日本人皆不太了解及關注釣島主權的歸屬問題，而有部分日本政黨、團體（特別是日本國內之左翼力量）更因不齒日本政府及右翼分子侵犯釣島主權的行動而紛紛發表聲明支持港澳台的保釣行動。假如我們針對甚至仇視所有日本人，這只會徒然給予日本右翼分子藉口去增加中日間民族仇視及矛盾，反而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鋪路，特別在日本大選前，過份激烈的行動只會為橋本內閣添上「禦外」的美名，變相為橋本內閣拉票，增加右翼政客獨大國會的把握。

所以我們非但不應仇視所有日本人，反之應該在保釣及索償等問題上聯合日本國內有關團體繼續向日本政府施壓並進行牽制。在申明我國於釣魚台擁有主權之同時，更應聯注意給日本人使其知悉我國擁有釣魚台的論據以及日本當年侵華歷史的真相，使其不致於受日本政府蒙閉。（事實上亦有同學開始以國際網絡與日本人接觸）。在長期的保釣抗爭之中，我們用以對付日本右翼分子的，除了民間示威請願、國家外交軍事外，更有日本國民手中的選票。

「上兵伐謀」，這是《孫子兵法》內處理戰爭的最高原則，亦應該是保釣行動的大原則，大方向。在目下中國國力遜於日本之情況下，難道激烈冒進的行動能解決釣島主權紛爭嗎？難道推撞塗鴉等行徑能打擊到日本右翼分子分毫嗎？愛國不等同於失去理智。「一竹篙打一船人」故不可取，更為不智，而「混水摸魚」者非但可恥，而且可悲！

# 九一八月下的燭光晚會

反思

日本侵佔我國釣魚台的劣行，近月引起了不少港人的關注。很多團體一連串的保釣活動如遊行、遞請願信及自告奮勇去拆毀燈塔等，均顯示出港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甦之不滿。我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問並沒有濃烈的愛國情操，亦沒有那熱誠去發起類似的活動，更未嘗體會到當年日軍侵略我國的切膚之痛。但基於中國人的尊嚴及對日本政府縱容右翼團體的不滿，我還是參加了九一八在文化中心舉行的燭光晚會。

燭光晚會由保釣聯合會召集人張文光帶領，六千港人在文化中心外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高呼「保衛釣魚台」，「寧失千金，莫失寸土」。接著由大會帶領在場群眾高唱大會主題曲「釣魚台戰歌」，以及其它愛國歌曲。但整個大會的高潮卻是大會播放一九三一年日本侵華的片段，及一些當年曾參加抗戰的老兵的發言。他們當中有些更是一拐一拐地走上台，這正好為當年日軍暴行提供了佐證。而最叫人感到意外的，莫過於現在經常出現在電視廣告的「黃老太」，當年竟是新四軍的一員。她在台上向我們親述當年日軍怎樣一刀刺殺三個中國人，怎樣一槍把中國人從四樓轟下。最後她更高叫我們要緊記國恥，抵抗到底，從日本人手上奪回釣魚台。從這群抗戰人士身上，我突然感受到當年日軍的戾氣，心裡不禁打了一個寒慄。但這卻更使我知道既身為中國人，保家衛國的責任是責無旁貸的。

日本政府高層屢次否認南京大屠殺，更甚的是篡改歷史教科書，刻意向下一代隱瞞上一代犯下的暴行。橋本龍太郎更以首相身份到靖國神社參拜日本戰犯。再者，日本掛著自衛的羊頭，不斷地擴充軍力。自衛隊的設備有些更超越美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種種跡象顯示，日本右翼人士仍死心不息，企圖要使日本成為亞洲甚至世界軍事強國。今次侵佔釣魚台，只是個開端而已。

然而，兩岸政府態度曖昧，一方面在外交上向日本抗議，重申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並肯定及表揚港人的保釣運動。但另一方面卻極力抑壓民間及校園的保釣運動，中國官方在九一八前把童增調離北京到別處「出差」更可見一斑。這不禁使人覺得中國政府是害怕人民反應過激以致再次出現社會動盪。另一方面也害怕失去日本大筆貸款而作出如此矛盾的行為。

再加上美國這始作俑者為怕得罪中日任何一國而置身事外，這更助長了日本的氣焰。日本軍國主義的自我膨脹，中國的軟弱、美國的袖手旁觀，相信就是構成了這次釣魚台主權糾紛遲遲未解決的主要因素。反而這次保釣活動竟在香港一個距離釣魚台最遠，與日本無甚利益衝突，而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小島上——進行得如火如荼。



# 這次AMSC不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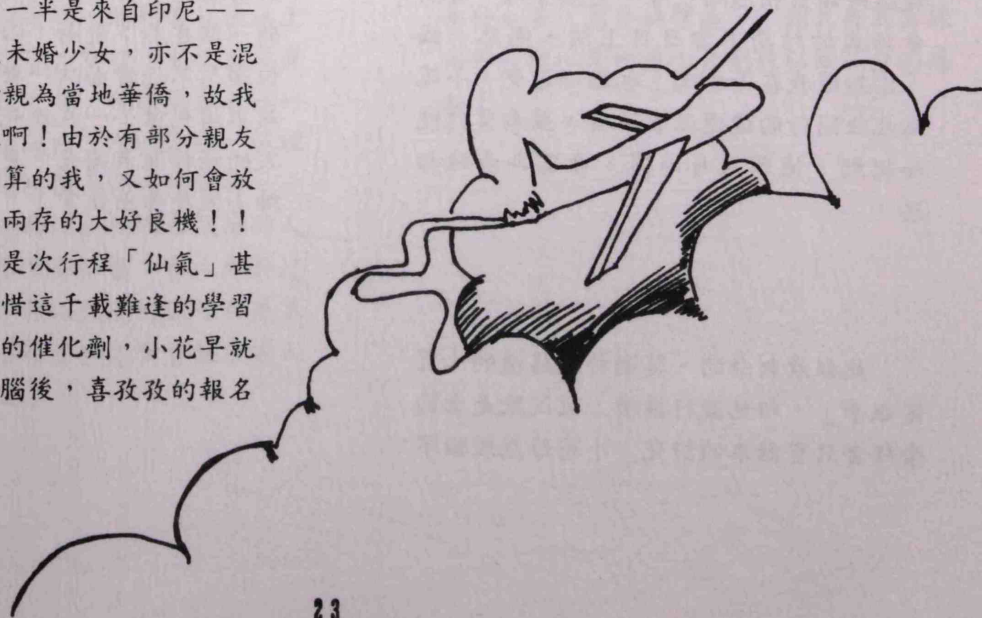
小花

從印尼回來已個多月，被迫稿也接近一個月了。一直慵於執筆，但礙於兩位「AMSA要員」的「熱心邀請」，故不得不提起筆桿子，重操差不多一年多沒有用過的中國語文。也許這也是好事一樁，若沒有兩位的「用心良苦」，小花亦未必有機會將在印尼一行的所見聞與各位作一個小小分享。在此先與這兩位善心人一個月來的耐性作個九十度敬禮！

小花自認外語能力甚差，而且對於AMSC，本班反應也不甚熱烈。在此「內憂（個人溝通問題）外患（無人參與）」的情況下，確沒有特別意願去參與本屆之AMSC。但好在後得小太陽的落力宣傳，竟也得到不少「同志」的回應，外患得以順利解決。另一促成小花能夠參與是次會議之因素，意外地為小花本身的「血統」問題，因小花的其中一半是來自印尼——請勿誤會，小花仍是未婚少女，亦不是混血兒，而是小花的母親為當地華僑，故我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啊！由於有部分親友仍僑居此地，精打細算的我，又如何會放過這一石二鳥，公私兩存的大好良機！！除此此以外，又聞得是次行程「仙氣」甚重，又教我如何不珍惜這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有著如此強力的催化劑，小花早就將個人「內憂」拋諸腦後，喜孜孜的報名

去也——一天曉得偏到出發去機場前的一刻才想起要當廿天啞子生活的苦處，回頭無岸，苦不堪言！！那時心想，算吧算吧，惟有當是一次學習中國人沉實的美德的機會吧！但還好，小花會操少許的國語及印尼語，尚可臨危救命之餘，也不致太悶，亦結交了不少台灣同胞和印尼小販呢！

由於這次的會議地點：耶加達及日諾小花都曾到過，並在印尼住過少許時間，故生活倒也適應。惟獨睡眠方面則難以習慣——晨早四時半起床，五時半早餐，凌晨兩點入睡的生活，回想起也甚覺艱辛！記得那次狠心「走堂」，得到七個小時的睡眠（你看的沒錯，是「七」小時，但覺無比暢快和前所未有的滿足！又一次證明了中國先哲「知足常樂」的道理常存……





印尼位於熱帶地區，故其食物之味道亦較濃郁，和中國南方食品之清幽雅淡，風格各有不同。若有丁點兒的養尊處優，確是會有難以適應及水土不服的情況出現，此點小花曾親嘗箇中滋味。難得此行之同學個個訓練有素，識飲識食之餘「後遺症」也不甚遍片，小花甚為欣慰。最高興的還是每位同行皆對爪哇菜(JAVANESE TREAT)贊不絕口，眼見一班同學皆為同道中人，更是心花怒放！但好境不常在，並非每日如是。一路上的冷飯菜汁（印尼的餐盒是用紙造的，故其隔熱效果不甚理想）及滴水不進（開水供應時有不足）的日子，實不足為外人道。但總括而言也可算是經驗一椿，感受一下平時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食色性也，小花此行也見到（請留意：是「見到」，不是「感受」到！）不少艷遇。先有美女在飛機上向黑猩猩笑語晏晏求教英文，後有香港之后(Queen of HK)迷到異域皇子雨中漫步，再有二哥二嫂溫卿甜蜜相遇結良緣，羨煞旁人。當然童話式的結局不會日日上演，偶然一幅「你知道我在等妳嗎」也難以避免，小花為此位同行的遭遇深表同情，並希望他能加把勁，他朝人月兩圓，毋需再兩地相思。

此程最刺激的，莫過於在路邊的「買定離手」。印尼流行講價，故沉默是金的崇拜者只有蝕本的份兒。小花雖然經驗不

足，但在無限美金及郵差哥哥的全力支持下，一千人等倒也「殺」得暢快。講到開天殺價，當然不得不提我們的冷面殺手肥成龍。憑著其一張冷靜沉實的外貌及一條三寸不爛之舌，我們功無不刻，戰無不勝……可惜也是袋無不空。

物質當然緊要，但心靈上的安慰更不可缺。人情冷暖，此程得嘗。話說大家一千人等勇字當頭，一口氣爬上婆羅浮屠（註：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古為寺廟一所，現為旅遊勝地）之巔，盡覽人間美景，心胸開放，展開目光（醫學院之歌的寫照？！）對小風小雨個個並不介懷，卻不知該為暴風雨前夕的惡兆。故此雖然一路上有當地靠租傘為生的小販用心勸奉，各人並未留心。天有不測之風雲，傾盆大雨霎時落下，眾人未有準備，頃刻狼背非常。小花與好友珊珊有幸與小太陽為同學，在危難中得小太陽雪中送炭，雨中送傘。手上接過小太陽身邊唯一雨傘，二人心中感動異常。眼見他與無限美金兩位壯男躲在一件細小的雨衣裡，又要孤伶伶的一個在石下避雨，心裡雖然略有歉意，但卻忍不住當面咭一聲笑出來——後果當然不堪想像……在此先對小太陽的捨己為人的精神深表謝意，更為他和無限美金的紳士風度作出鼓掌！

既謂「亞洲醫學生會議」，印尼一行除吃喝玩樂外，當然少不了最重要的一環——代表香港出席會議。其中最為刺激的，莫過發表論文之環節。是次會議規定各國代表必須準備不多於三份的正論文(Formal paper)及不少於五份的非正式論文(Free paper)。本港有幸得眾大仙們支撐大局，艱苦經營了幾個月的正式論文得以完滿發表。演說其間各大仙氣定神閒，收放自如，更在答問環節，以其冷靜的頭腦及豐富的知識，充實了每一個充滿疑問的心靈，使在場的「問題人士」面帶滿足的微笑安詳回座。從各觀眾的反應，確實不難感受到眾大仙們籌備之落力及用心。

至於非正式論文，則不如正式論文般要所有代表同時出席聆聽，而是以小組形式舉行，約二、三十個人為一單位。由於有關當局的安排，小花未有機會參加所有香港代表的演說，實有點遺憾。但一路上也聽得不少好評，小花親身目睹有以下兩則：

郵差哥哥負責其中一份非正式論文，內容有關肺塵埃沉著病。雖然當日抱病上陣，但郵差哥哥仍努力解說，並使出渾身解數：其抑揚頓挫之音，使現場各人無一不全神傾聽，用字淺白，深入淺出，道理顯著易明，更能運用簡易的現場實驗——開汽水罐使各人能於頃刻間明白深奧的人體生理現象，當場掌聲如雷，各人對於這個精采的演說無不報以熱烈的歡呼和羨慕的目光，此乃是小花參與眾多會議中眾人反應最熱烈的一次！

至於最無懈可擊的演釋，則非小太陽負責發表論文的一場莫屬。雖然開始時出師不利，高影機臨時出現故障，小太陽亦能抱沉著應變之心，繼續演說。後得大家姐奮身力修，該部機器終得以回復正常，而演說亦終可順利進行。其間，小太陽以其對論文內容深厚的認識及流利的英語，將在場各人一個個的懾服，而在答問環節，更早見地出現了「無人鋤」的情況！小花眼見一位馬來西亞籍的教授，由慣性的勁問勁鋤至啞口無言，著實也嚇一跳！！

但無論如何，大家努力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經過連日的交流，大家在知識及眼界方面亦有所增加，擴闊。

總結而言，這次確為一次愉快的經歷，無論在身心知慧、社交及語言方面，小花都感到有所成長。雖然小花未有機會共赴峇里，但亦已心滿意足，因收穫竟是意外之多，意外的豐盛……倒真要為籌操同學長期以來的悉心籌劃致以萬二分的感激！

# 塵埃

身旁人

記憶跟塵埃一樣，永遠陪在你附近，當你留心到它的時候，一定覺得太多，太亂。

昨夜，夜雨冷，冷巷中一把微風次擦著牆壁跟沙土地面，捲起了幾道黑紗似的塵埃，塵埃幾顆，幾顆結伴，在自由、民主的空氣中亂鑽，各自尋覓自己可棲息的地方。隨即，微雨鎖起了許多的灰塵，只有不知幸運、抑或是不幸的幾顆塵還沒有歸宿似的，翻幾個筋斗，繼續在微風所輕彈的樂曲中起舞，不停地在怒雨中躲避。

兩個西裝畢直的青年人，在黃金海岸不遠處的一個僻靜村落裡，緩緩的步行著，踐踏著泥漿路面。

「亞木，記得『青子三人組』嗎？」

「怎會不記得，青瓜子、青椒子跟青茄子三個人的樣子我也記得清楚，難道你忘了，她們的名字正好用來形容她們的美貌，青瓜子面長而下頷有顆黑痣，猶如青瓜的柄殘留處；青茄子面圓圓，可愛非常；而最特別是那青椒子，也是面圓圓的，卻又似樂天餅熊仔。所以，九六年我們的畫展，也用了青椒子簡化了的樣子，作為那年畫展的Logo。不過，想起來，也有四年沒見清楚她們的樣子，是不是走了樣？」

「不，她們還可能再走樣嗎？」亞雞淺笑著道。

「不過，你知不知青茄子結了婚，還生了個孩子，是女的。」

「記得她結了婚，嫁了個姓牛的傢伙，現在不好就叫紅茄子了嗎？怎樣？離了婚沒有。」亞木打佻皮地說。

「離婚？茄子她死了——死了，算不算婚離呢？」亞雞突然正經的、悲痛的

說。

「吓！究竟是什麼原因？你不要耍我。」

「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她死後驗屍，下體嚴重受傷，其他身體部分也有掙扎及被毆打痕跡……」

「你說她給人侵犯了？」

「不，不是侵犯，也不可說不是侵犯，我該怎樣說呢？」

「什麼不又是侵犯？」

「清楚說，法律上，對她施暴的人不能說是個強姦犯，但從行為及事實來看，他侵犯了青茄子。不但肉體上，而且在青茄子心靈、思想，感情上，都完完全全給他摧毀了。」亞雞咬肌緊拉著，沒再說下去。

「你……意思是？意思是指亞牛，青茄的丈夫姦殺了她？」

只見亞雞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了。

夜靜，他倆坐在一角，任由海風帶著細沙吹，良久，只有偶然的抬頭望天，看看光線是向下沖向海，抑或向上衝上天的，然後，再彎彎的把頭鑽回兩膝間。

良久，寂靜無聲。

亞木突然望向亞雞，說：

「我想明天放假時，跟二青子及河豚聚聚，你來好嗎？」

\* \* \*



「好良久，又很吵，早知叫大家在餐廳等好了！」亞木叫道。

「『好久』的一句，約大家在餐廳等是我提出的，反對者是你呀！」青椒子的說話辛辣如當年。

「說也奇怪，多嘴的青瓜子，為何見面，打招呼後，便一句也沒有？」

「你又不是不知，青瓜頭的丈夫在上海當兵，而中國又派兵外出跟美國攻打侵入南韓的北韓及俄羅斯聯軍，那麼，青瓜頭又怎會跟以前般舌長，開朗。再說，別人也不像我們那般自由，她有家，有丈夫，有兒女；你說你——哼、哼、有事業，無青春、無感情。暢所欲言，多麼清爽！」青椒子巴辣得個死樣，比「肯德基」還要難吞，還要辛辣。

「你說我清爽，是說我孤清了嗎？幹麼又不說說自己？你還不過跟生蠔，蝸牛一樣，自己跟枕頭同居。呵！呵！呵！」亞木刻意笑給青椒子看。

「你看！亞雞終於來了，遲來了半小時，豈有此理！叫他請吃午飯，再叫那未來的河豚請吃晚飯。」青椒嚷道。

「喂！亞雞，你為什麼遲了這麼多，你說你聯絡河豚的，為何他還未出現？」

亞木問道。

「亞木、亞青瓜子、亞青椒子，河豚今天不能出現的，以後……」亞雞仿似一本正經，各人也擔心起來。

「什麼？發生了什麼事，不是連河豚都死了吧？」亞木十分緊張。

「不，他未死，不過他患了腦癌，前一週他為病人開刀時，突然昏了，經那醫院的同事檢查後，証實他患了第二期腦癌，之所以他還能工作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徵狀，可能是因他意志太堅定吧！」平日冷靜的亞雞也半哭著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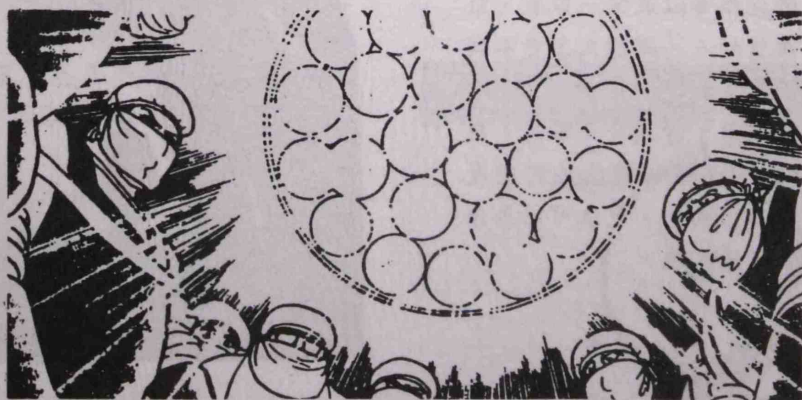
是的，回憶起來，第一榮譽畢業，五年內連升兩級的腦科醫生河豚，居然自己患了腦癌，不可不叫人可惜，何況是他的摯友亞雞呢！

「他的病情怎樣？他在那間醫院？他——」亞木問道。

「不如去附近餐廳說吧！去『上水第一家』吧！」青椒冷靜道。

四個人慢慢的步出車站，當他們步出車站時，見到遠方市中心處上空，一顆殞石突然在天上燃燒，發亮——

\* \* \*



十月一日清晨，天色變化速度很快，黑、紫、藍、綠、橙、青的從黑夜脫變成白日。對於上天創造的大部分生物來說，是活動開始時間，然而，從醫院編制來說，則是夜班醫護人員放工時分。

兩個青年步行往大樂餐廳，其實，餐廳也不再是什麼餐廳了，只是在大爆炸後殘留瓦礫中，少數可以躲人的地方。

「正中，你的臉色很差，已三日沒休息過了，你去睡吧！」亞雞說。

「那怎可以呢？你跟亞木和那兩個女孩子，自己受了傷，還幫手拯救其他生還者，我這個沒受傷的壯年人，又怎能說捱不了呢？」

「你怎能說沒受傷呢？在核彈爆炸時，你正好由屯門醫院逃往新界北部。雖然政府因時間問題，根本不能疏散市中心人口，但那時除了少數郊外，或者小村的市民外，所有人都向北逃亡，交通非常混亂。而你在那麼混亂的情況下，根本沒法去到元朗的逃難洞中。那就是說，在核爆時，你是在外露的郊區處。雖然你沒有像市中心的人般立即死亡，但你已經跟我一樣，受到輻射的嚴重傷害，時日不多了。」

「是的，瞞不了你這個才華出眾的大醫生。但你我都在拼命以最後一口氣，來拯救其他尚有希望的人。那你又怎會不理解我不休息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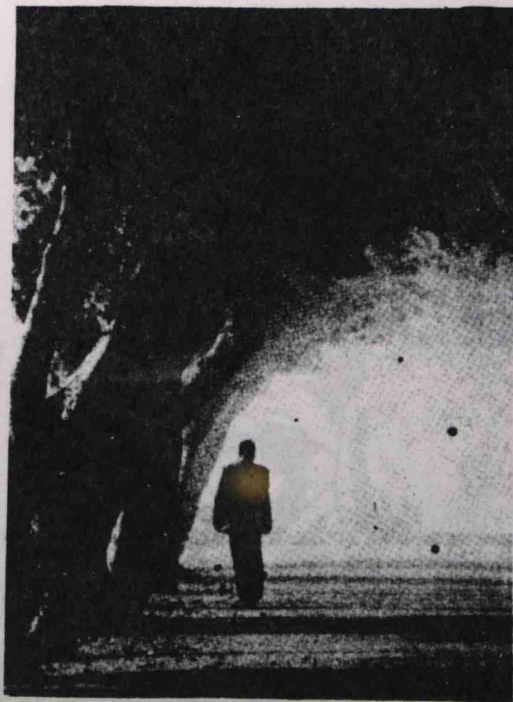
「是的，我明白，當我合上眼睛，想到我在市中心的家，想到那已死的朋友時，我很害怕，我很痛悲，沒法可以再合上眼睛，沒法再可能入睡。」

\* \* \*

十月三日晚，收到以下廣播。

「各位同胞，我是跟大家一樣，受著輻射病和喪親之痛折磨的人，但是，唯一不同的，是我不會忘記生命之上，還存在真、善、美，國家存亡以上，就還有民族的精神。我國以民主、自由為國家精神……」

十月三日晚，正中、亞雞、青椒及青瓜子都因不同輻射病的併發症死了。餘下亞木在那輻射塵雨夜，望著塵埃，白色，白色的夾著雨水，從天上落下。心想，究竟每一顆每一粒塵埃，代表了幾個人的性命。那一顆，那一粒塵埃是核爆前的青茄呢？那粒是青瓜？那粒的腦海中長了肉瘤的塵埃給雨水打下來——死了——好？還是在空中為那民主自由而生存好。還是自己回憶得太多，太亂呢？



## 故人隨筆

心弦

故人來書，帶著似曾相識的感覺，自山腳而來，卻久而不散。

憶杜鵑開時，山坡上，圖書館內，三三五五，挑燈夜讀。灣景晚上，燈火通明，陣陣笑語，夾著學鼻飯香，總叫人心醉。如今，秋去春來，驀然回首，景遷人非，卻剩冰冷的醫院，走馬的醫生及永追不完的书，只得復嘆歲月無情，把一切都變了。

「人需醉，需把青春送酒裡。」千斤壓力，欲醉非醉。突然的來書，是一聲問候，一句祝福。宛如烽火萬里，遠方家書般，足抵萬金。記得你發明的那些壽司嗎？那盤戰棋？記得跟這可愛的「青椒子」一起在圖書館的光景嗎？豈非昨日般，幕幕重現？

偶然踏進圖書館，彷彿有點陌生。月復月，年復年。以前的同學不見了。剩下零零，零一的依舊朗讀不絕。昨日今朝，就只隔了一升班試。然而，卻彷彿似萬丈深淵，遙不可及。三年班將來之試，滲透著二年班的恐懼，怎又不想醉？但春來春去，又有多少個春天可去醉？倒很喜歡書上那句：

心寬 量闊 自無淚

概如此，想也不必醉，只嘆多少人能從來無淚？

憶初進醫學院，豪情萬丈，氣吞山河，隨年同過，卻漸叫人惆悵。失敗後的失敗，總教人逃避。過去的朋友；今天的經歷，將來的恐懼，又怎能不在心內交織？面對著一個又一個的考試，七分清醒三分醉倒是我的寫照。隨光陰去，不知何時能做到「心寬 量闊 自無淚」？

酒醉

驟覺春來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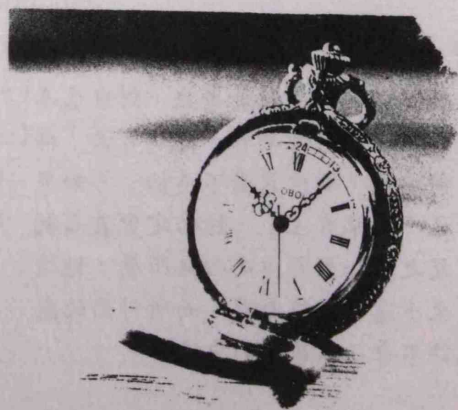
春風杏林裡

是非成敗似飛絮

且把今朝

醉又醉

莫待人憔悴



# 小事一件

安寶·路絲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是何其無奈，又何其淒美！古人雖說「多情自古空餘恨」，至今卻仍有人因為放不下「情」而生活在痛苦中，在感情方面豁達隨緣的人，畢竟是罕見的。

小玉是我所見過的人中最瀟灑的。對於感情，她大膽，她執著，但絕不拖泥帶水，也因為這樣，我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

說她大膽，是因為她做了一件我一輩子也不敢做的事。她寫了一封信給她所暗戀的同學，向他剖白自己的心事。她讓他知道，自己願意默默地為他守候，不求回報，也不奢望什麼。換言之，她只要他知道世上是有人如此喜歡他的，如此而已。

對我來說，向自己傾慕的人剖白心事，是難以啟齒的。我自問膽子細小，不夠豁達，也害怕「食檸檬」，頂多是掩飾自己的愛意，以平常的態度與心儀的人交談；而小玉是一個溫文嫻靜，說話含蓄的女子，卻能這麼坦白，率直地對所鍾愛的人表示好感，不得不叫我刮目相看。雖然這是單戀，結局如何，當然有時還要待「下回分解」。

曾經問她會不會後悔，她灑脫地搖頭。表達愛意，需要的是勇氣，對自己喜歡的東西，要有勇氣爭取，還說有云「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如果對方早已「名草有主」，她必定會衷心祝福他；反之，如果對方尚心無所屬，她這麼做，至少還有一線希望。而所付出的感情，也許不會一江春水向東流。

她的信，寫得很真摯，很婉轉，隱隱透露了她的愛意。她把一腔熱情全注入筆端，通過文字將自己的感情洋溢在紙上，如詩般的少女情懷全在一紙信箋裡，可惜這份真情，最後只換來短暫的熱戀。

隨著歲月的流逝，小玉要遠赴英國升學了；她重新振作，不再為他痴迷。說實在的，我在聽了她的「重振雄風」後，雀躍不已。一開始她的勇往直前，令我目瞪口呆。後來，她耐心守候，對感情的執著，又再度讓我有種莫明的感動。如今她毅然放棄，又是那麼的無怨無悔。她爽朗的性格，使我打從心底裡的佩服。要知道，世上沒有幾個痴情種，能像她那樣果斷，慧劍斬情絲，拿得起，放得下。

臨上機前，問她為何放棄了這段自己爭取回來的感情，她平靜地表示相方因了解而分手，總好過互相拖拉至最後才大吵收場，互相怨恨；至少現在大家仍是朋友。「因了解而分手」確實是分手的必殺理由，誰先提出，對方沒受什麼傷害，也沒什麼可招架反駁。

最後，忍不住再次問她有沒有後悔曾經寫信給我，她仍舊是那樣瀟灑的搖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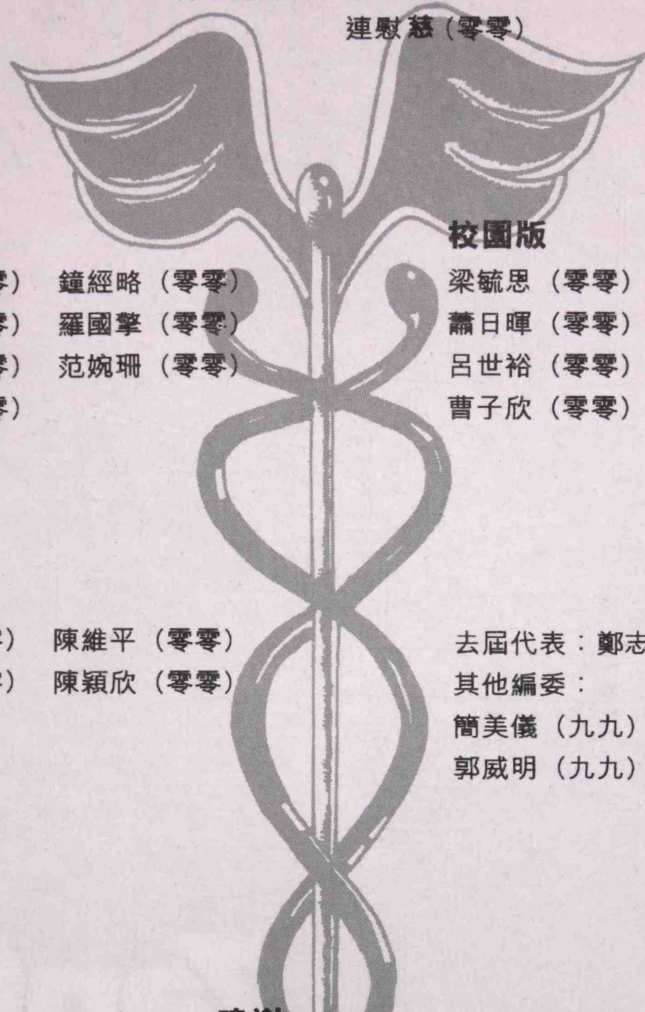
.....

啟思95-96編委

名譽顧問：邵源永醫生

署理副編輯：張展鵬（九九）

連慰慈（零零）



編委：

**專題版**

陳沛然（零零） 鐘經略（零零）

蕭漢邦（零零） 羅國擊（零零）

薛蓓姬（零零） 范婉珊（零零）

霍家龍（零零）

**校園版**

梁毓思（零零） 鄭繼志（零零）

蕭日暉（零零） 何頌偉（零零）

呂世裕（零零） 陳林（零零）

曹子欣（零零） 林浩存（零零）

**投稿**

凌若熙（零零） 陳維平（零零）

梁玉珊（零零） 陳穎欣（零零）

去屆代表：鄭志樂（九九）

其他編委：

簡美儀（九九） 姚銘邦（九九）

郭威明（九九） 許偉行（九九）

**鳴謝：**

區樂民醫生

灣景餐廳邱小姐

Glaxo Laboratories

林冬（零一）

林穎思（零一）

黃志遠（零一）

關宇（零一）

王翔（零一）



*Fast...and long-term*

**Zantac**<sup>TM</sup>  
RANITIDINE

*The universal symbol  
for optimal acid control*

**GlaxoWellcome**

Glaxo Wellcome Hong Kong Limited  
18/F, West,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 : 2565 0524      Telefax : 2565 9302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Zantac is a trade mark owned by the Glaxo Wellcome Group of Companies